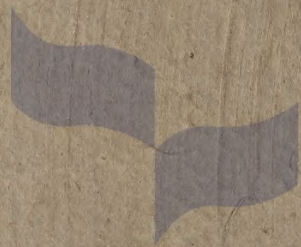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浙江圖書館



deli 得力集團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三垣集記卷三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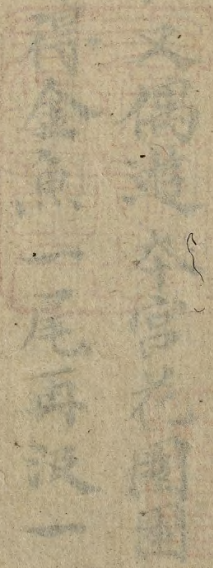
書

圖

汪

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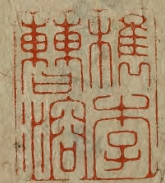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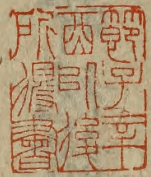
為信王時曾夢為龍
 有井相餘其戲
 井得一尾為
 嘉宗初即位
 得香案
 素人滿道
 食中食
 帝成
 院全
 作
 而





浙江圖書館

三垣筆記卷三



興化李清

記

帝為信王時曾夢烏龍蟠殿柱

又偶遊本宮花園園

有二井相離甚遠帝戲汲于井得金魚一尾再汲一

井復得一尾活潑光曜左右皆知其異秘不敢言

熹宗初即位帝猶在冲齡忽問曰這箇官兒我可做

得否熹宗曰我做幾年時當與汝做人以其言為識

熹宗大慚逆璫魏忠賢方柄事懿安皇太后召帝入繼

大統戒勿食宮中食帝從戚畹周奎處作麥餅袖而

凌本有

卷三
食之

帝即位數日大瑞王體乾魏忠賢侍問及立枷事體
乾奏曰非大奸巨惡法所不能治者弗用帝感然曰
雖如此言亦大^太慘矣忠賢默然遂傳免

帝初即位以內臣崔文昇用泄藥致光廟晏駕欲殺
之忽內宮群譁囂不可止帝問故曰崔官兒好人理
不應殺帝命免其死越數日徐訪內臣為首數人皆
杖殺之

帝聰明天縱初即位時視諸臣每有不足之意一日

名對諸臣無一語當帝意帝曰此便是名對了麼
帝每言欲法堯舜有以漢孝文相方者獨目為中主
一日輔臣語及唐太宗帝曰太宗掃盪群雄朕愧無
其才若閨門無序家法蕩然朕羞稱之矣

帝初即位待御倪文煥以附逆樞崔呈秀削奪歸時
同鄉中書喬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喪可聘曰他無
論若楊左以忤璫羅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
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當我居言
路時舉朝皆罵楊佐左小人我自糾小人耳如今著起

東元是兩箇君子

清壬戌赴公車見朝中自司馬張鶴鳴及臺省部郎

皆與經畧熊廷弼梅且群推愚率之巡撫王化貞以
^抗抗廷弼而廷弼廣寧必失河西必危乞留臣言以券

一疏尤為先見及事敗與化貞同辟人以為冤至遠

東傳一書為輔臣丁紹軾等進呈殺廷弼者清曾見

此傳俚淺不根而指為廷弼誤尤誣赴市時挺立不

跪下刀僅及頸半行刑者急以刀逆割之慘哉聞紹

軾輿行長安道白日見廷弼踉蹌回寓腦裂死鶴鳴

抗弼抑

以阱廷弼卸罪生還後為沅賊索賄倒懸城門身首
碎裂亦天道也崇禎初輔臣韓爌疏請歸葬有不死
于封疆而死于門戶等語公道始明

巡撫王化貞副使牟志充皆諸城人又皆癸丑進士
一坐失陷封疆一坐行賄謀升同日棄市亦云恠矣
侍御梁夢環先曾糾逆璫魏忠賢及巡按山海忠賢
欲以查核錢糧致之法夢環惶急知忠賢憾戚畹張
國紀以叅疏猷媚內有丹山之穴藍田之種可疑二
語謂張后非國紀生將撼中宮也帝嗣位依子罵父

律絞是年秋決帝業勾其名以墨輕未見諸囚皆決
夢環旋入獄及復奏因取原疏封名方見勾未刑者
夢環也倉皇取之獄抱王烏至西市行刑

冢宰王永光當逆璫魏忠賢專權請以票擬還之政
府可謂言人所難侍御吳牲以真其為司馬時不駁魏
良弼封爵糾之遂與聲氣大左及例轉科員與都諫
陳良訓各有所主相持不下良訓曰寧用晚生遂以
大叅補之

帝以庚午元旦視朝先于除夕忽誤傳免朝帝是夜

于宮中內宴、畢不寢竟升殿時惟輔臣溫體仁給
諫馮元曉在或奏聖駕御殿例閉朝門諸臣不得入
帝退坐命放門復不至不得已還宮及諸臣聞駕出
咸倉皇入帝復升殿儀部吏佩元表與儀部交臂相
呼而不相識及拜賀禮行遂取別省賀正旦表讀之
中官命報名以辨至否時諸臣各競紙筆伏地呵凍
書之出訊之即自官僚以至從役皆如醉如癡不辨
天曙莫^知如何故也

輔臣錢龍錫萬歷丁未會試時夢衣蟒玉有刃加頸

上為一人奪去後在政府以督師袁崇煥誅總兵毛
文龍謂龍錫知情下獄議死時帝震怒人皆危之龍
錫獨坦然曰吾先夢在必不死刑戮已果減等出

崇禎癸酉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免頭雞聲鼠足
人取供饌甚肥美但犯其骨立死兆應乙亥上元流
寇慘殺之禍

萊州之役城守甚固督臣劉宇烈王撫遣司李屈宜
揚往說之遂誑宜揚往城下請巡撫謝璉出受撫總
兵楊某堅止璉不之信亟率群伯朱萬年開城出

又故遥呼羅拜璉喜稍近之因遣使請叱退左右有
密言相告稍却兵衛而璉及萬年皆被執萬年誑之
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我呼守城者出降乃以
精騎五百押至城下萬年大呼楊云我已被擒無生
理彼精騎五百盡在此可速發砲擊之吾與俱盡亦
不枉死耳楊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遂遇害楊遂
發砲擊死過半勢始大推摧
乙亥夏初鎮江民婦產一子頸戴三首與母俱斃斃
下浙系成團不知何兆

少宗伯錢謙益聲氣宿望虛譽隆赫時同鄉少宗伯周延儒為帝眷注恐一列名枚卜則必不用謙益而用延儒延儒耻不與名言之給諫瞿式耜式耜厲聲拒之適宗伯溫體仁亦以故輔沈一貫門人為時望所損每立朝無敢與言者且資俸久在謙益上亦因不無心恨于是體仁延儒交遂合而謙益志高氣滿畧不介意始有名對錢千秋之事聞謙益等又欲攻去朝臣周道登故道登以體仁同籍亦從中主持當名對時體仁應答如流而謙益噤不能言帝命錦衣

凌本有

衛孺謙益下猶躊躇不遽至帝益怒故謙益卒不勝
郝景春官房縣令賊張獻忠始撫復叛來攻房城身
自巡視有不用力者手刃之而景春亦懸錢立賞格
曰擊中一賊賞錢一千中者輒取去獻忠有一花馬
甚愛出則常騎亦為砲擊死其徒死者甚衆獻忠無
如之何將退會指揮張三錫以繩引賊入城遂破降賊
張大經百計說景春降不從呼其子鳴奎至謂之曰
男子不幸至此惟一死耳又以手畫頸曰此豈甚痛
耶乃與鳴奎及僕陳宜往見獻忠不屈獻忠指大經

日彼九省監軍道如何恭敬汝一知縣敢爾景春曰
彼已奉賊不值一錢吾豈效彼者乃殺一丞以惧之
罵如故猷忠與大經怒命曳出猶罵大經不絕口遂
見殺鳴壘撫父尸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遂與陳宜
同遇害事聞贈太僕寺少卿

時崇禎十二年也

輔臣鄭以偉善讀書然票擬非長某疏內有何况二
字誤以為人名也票云何況着撫按提問帝駁改乃
悟由是有館員項歷推知之諭又一日擬票懸筆不
能下輔臣周延儒等哂之以偉嘆曰吾富于萬卷而

也。姓為疏，題部下有功者，請仰加銜，文詔甚感之。故後撫晉時，大得其用。

凌本有

庶常鄭鄞入京，以輔臣溫體仁異調，恐阻已入館，逢人肆詬，謂吾必糾體仁，然特以恐嚇為協制耳。實無意糾也。體仁知之，遂為先發，制人計而蔑倫詞。臣之疏出。

給諫宋學顛以聲氣自雄，太宰田維嘉牴牾。一日學顛以書于選郎維嘉，得之遂例轉時。學顛方揚，謁客忽朝，兵喧擁馬首曰：高升矣。學顛嗷嗷不平。維嘉

凌本有

揚言將封私書入告遂悒悒出都

戚畹田和遇所為不法人爭鼓訟御史臺以法繩之
貴妃脫簪求解帝怒曰祖宗法不可私擯居別宮久
之周后召至看花乃承恩如故

帝鄭重太宰之選召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命各
舉所知時少宰張捷云諸臣黨同伐異一切把持臣
所舉皆所不喜吏垣都諫盧兆龍曰科道例不荐舉
惟舉有不當方行糾劾帝然其言命吏部先舉捷因
舉唐世濟呂純如二人于是諸臣皆各有所舉之畢

帝問世濟何如人輔臣溫體仁錢士升王應熊皆極
譽之帝曰呂純如係逆案不可問開端于是兆龍始首
糾之而給諫姜應甲孫晉言尤力已侍御張三謨金
光宸等繼之惟掌河南道侍御羅元賓不言提再言
純如才若用之不效願與同罪既掛逆案不用也罷
初名對諸臣聞閣部同心且有大力者為之內援純
如不意用帝意已決故皆蓄縮不救敢言賴帝片語而
定諸臣方敢繼其後云純如無頌疏逆案指為有頌
寔誤也

帝以山西大同宣府等處失機羅督撫罪之命會推
代者少宰張掟出諸袖中曰山西巡撫已有人矣衆
問之以待御吳姓對衆為不平爭論久之掟竟以姓
名列疏上召對問何以撫山西姓對曰禦敵當禦之
邊外若大同宣府不能遏其入口山西里連能驅之
出口乎然此犯邊尚一二年後猶可預為修備今流
賊徧滿內地郡縣為墟黃中赤眉寧減于邊患此國
家腹心之病：在元氣不可不速行撲滅山西逼近
京畿關係尤大兼陳殲渠散黨防河用申嚴紀律等

事帝傾聽久之是晚命下

給諫孫承澤入垣諸疏中立無所依附當事者欲以
年例處因疏糾少司寇蔡奕琛乃得免自此以聲氣
推

帝為好文學厲精求治嘗因誦習席咨問春秋傳義
左右陳說無稱旨者或以詞林文震孟答特賜燕對
震孟援引侃侃帝嘉悅之

給諫吳麟徵生平不受意旨言事無詞林文震孟最
密一日震孟入謁出其懷中劾潤州張某奏稿風麟

徵上之麟徵謝曰非時政所亟也震孟勃去已而
心敬麟徵

詞林文震孟一日入誨見帝方加足于膝遇誨中云
為人上者可不敬哉震孟重言之帝為竦然及入閣
頗踈脫曾擬票其本不決密是僕持疏送給諫姚思
孝代擬時思孝與溫體仁相左大驚曰若洩禍立至
矣謝遣之此思孝親為清言者

少宗伯蔣德璟留心國計將各邊餉冊細加剔釐計
祖制九邊及前後增設東西二協昌道律登保五處

共十六鎮一切新舊練三餉兵馬及屯鹽民運漕糧
馬價各項原額現額苦心編纂而諸形勢要言及諸
番部落今昔疏義有可采者亦附見焉合為總冊分
為各鎮名曰脩邊御覽冊先進總冊次進脩邊賞一
本三進薊密山永一本薊水三衛孝一本昌平鎮一
本守邊吃賞各一本又將各遣十六鎮新舊兵
馬屯鹽賞各京運漕糧三餉本折及兵馬價各項括
其大綱以便稽核名曰御覽簡明冊一本又進九邊
六鎮兵餉總冊二本御覽簡明冊二本薊鎮兵餉原

額二本新設中協薊州鎮一本東協山水一本西協
密雲鎮一本天寧三衛考一本附戚繼先口外山川
圖大寧哨撥歷朝經歷及梁顏福餘泰寧枝派恢復
大寧諸疏議設昌平鎮二本附諸陵形勢歷朝謁陵
事宜新設通州鎮一本新設天津等各鎮漕河水利
又附膠萊河養魚池考海運考毛文龍至黃蜚始末
考新設關外寧遠鎮二本山西鎮一本宣府一本大
同鎮一本守邊賞考二本附隆慶以來順義款貢
始末陝西固原延綏甘肅寧夏等各鎮及河套孝大

同叛兵考寘鑄考元昊考哈密諸番考不下數十餘
本當進冊時已入閣矣

文震孟入閣時溫體仁久居首席每票擬必商之震
孟有改必從震孟密語諸同志曰溫公虛懷乃爾何
云奸輔臣何吾駟曰是人伏機甚深何可信震孟不
信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疏脫凡震孟票擬竟發改震
孟堅不從經採^林不用震孟怒拍案大呼以諸疏擲體
仁前體仁亦不顧未幾都諫許譽卿被冢宰謝漑糾
擬旨為民震孟力爭之不得曰科道為民天下美事

體仁持其語入奏遂罷震孟每語諸同志曰諸君子
見予當國放胆作事無復前者競業遂為奸輔所窺
乘機相中耳先是輔臣周延儒被糾將去國體仁與
冢宰閔洪學深談歷指其疏比其疏尤甚笑聲徹外
後浪推前浪其相嫉固然也

侍御許自表糾輔臣溫體仁疏詞林項煜所授也煜
以自表由明經授必帝所注意雖糾必不處竟以此
鐫級調用體仁長于心計票擬每擬遇刑名錢糧名
姓之繁多頭緒之繁錯皆相顧攢眉獨體仁一覽便

了從不以舛駁改故諸輔亦服其敏練然存心過刻
伏機甚深又不遺逆鱗其大病也

給諫張焜芳糾問少史堇單款揚州同袍鄭元勳所
授也堇迎盜狼籍多在揚即故元勳知之甚詳然堇
繫獄後母死不得歸號泣不輟頗有憐之者

巡撫吳姓在晉語諸將曰予在行間久知兵事好還
賊焚掠害民即殺之千萬有功無罪若無辜脅從即
殺一二亦足有罪無功且我縱軍士濫殺上天或假
手賊以致喪敗往有之諸將惻然姓乃製白旂二

面每出陣脅從老幼婦女降者跪伏旂下一散其餘
黨得直前殺賊一全活無辜使有更生之望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撫軍吳牲請旨移駐河上
牲駐禹督兵防禦往時撫院移鎮晉遠坐郡縣將吏
道還河上牲駐禹廟坐卧廊廡與龍門對開窓則韓
城諸山村架然在目分列軍士于河邊倚山為壘多
置大砲無事鑿冰有警則伏銳有待臘月望後賊掠
韓城諸山城火照壁壘間未幾逼河爭道相持向日
天石支發賊不敢近除夜牲語軍中曰年節恐車士

酣飲離屯為賊所窺此數日後更宜嚴惕賊果是夜
呼噪而至戒軍寂然度相逼則發砲擊之傷者甚衆
至明乃止次日賊遍滿山谷終不得渡以丙子正月
初三漸從而南渡入豫矣姓不解帶者半月

巡撫吳姓馳至代州募一肩輿携門厨二人詣雁門
一帶邊堡閱從前出入處各堡廢地無一勁卒壯馬
可禦敵者邊牆高不及環堵土垣器仗朽敝僅大器
存焉將吏僉曰自萬歷初年不復正理至今六七十
年矣姓乃繪圖列所應修增者上聞而督各部郡縣

丁壯委廉能官督其事察往日營修各弁侵冒狀嚴懲之立限完工半年而邊隘可守山西饑荒巡撫吳牲疏聞中使貴金至語牲曰上覽公疏諭各官曰山西飢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捐所有往賑之一日遂得三萬即刻差遣上留心民瘼如此牲不覺泣下即約中使同巡按馳赴平陽察賑畢大雨而是秋熟

乙亥戶部議稅間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怨則均巡撫吳牲具疏援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陛下投珠

抵壁上希克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宗敝政進而諸
臣中無一陸贄臣深以為耻願概賜停止非獨為三
晉災民請命已也不報

乙亥文宗素繼咸官山西以名教為已任搢履矜然
課士公明巡撫吳姓因明旨有提學官三年清公有
望者間擢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荐繼咸乃與直指
張孫振會稿不盡題已知數日前孫振批遺才諸生
狀令繼令咸取送入場繼咸曰考送諸生本道事也
可以按院批狀行乎嚴斥諸生孫振大怒且具疏叅

論捏諸款（）誑汙（）蠱之矣

直指張孫振叅文宗表繼成奉旨草職解京究問且
謂繼成貪婪如此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回奏孫振
密囑一司李謁姓云回奏疏略自引咎渠與烏程相
公相知可為言不過降級了事耳姓曰皇天白日可
令姓賣繼成以欺吾君父乎遂直陳按臣私徇囑托
繼成抗真不附狀直孫振根益深

甲戌之春帝御殿謂群臣曰今天下有事用人方急
在廷諸臣其各舉所知輔臣溫體仁先籌奏曰臣等名

參政府不宜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詢省掖近臣何
患無賢帝顧六垣無應者獨給諫吳麟徵曰臣所見
與輔臣異竊謂薦賢正輔臣事宜開閣延士持吐握
之誠薦達疎遠備皇上任使若有不當則諫官循名
責實糾彈隨其後雖閣臣無能顛倒邪正若令糾彈
之臣雜主任使如吏部郎官則國家論列短長屬之
何人帝曰善

侍御喬可聘巡按兩浙時吳下諸公皆欲重少司寇
蔡奕琛受賕罪託嘉興司李文德翼力言于可聘而

少宗伯錢謙益為最可聘心無適莫正色拒之謙益
等遂以黨邪反正譏且尤及侍御吳桂謂桂乃可聘
兒女戚何不聞一言及南渡後薦奕琛者又謙益也
帝因遠事恹忽思故寧遠伯李成梁舊功特宣詔赦
其子如楨于獄時如楨生經畧楊鎬失事一案繫獄久
矣清晨抵家叩門而入家人以為鬼皆驚呼已知其
故乃相持感泣

甲戌河南孟縣民孫光顯舊塋在河陽驛之東偏塋
中有蔓草俗名野葡萄滋蔓長文許今夏枝節間忽

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連官者為龍為鳳為麟
為龜為雀為魚為蟬為蛇為孔雀為鼠又有鸚鵡棲
于架架上有盞：中有粒鳳則苞羽具五彩美人上
衣下裳：白衣黃面上依稀似粉黛蓋翳霧所就也
凡人間物象種：咸備獨無器用之具耳至布置點
幾宛肖生動雖善繪者猶失其巧連陌王秀才及党
氏瑩所產俱同三氏外則無有即一枝出三氏瑩外
者其上即無有副使曹應秋聞之急使人往取已為
好事者取盡或親往得三美人一鸚鵡一鳳故述此

三物尤悉此異宜聞于朝縣令以姜州不久遂寢

壬午秋甘肅巡按奏田間蝦蟆皆變鼠食稼殆盡

清為寧波司李謂守道晏日啟偶語及總督洪承疇
日啟曰敝門人往司李興化所取初謁時以少雋甚
喜然其蹭蹬官選幾十餘載不識何故鴻音永絕今
追憶其言良可味也

浙江直指鄧鋤復命病甚所上疏俱不能自簡內皇
上敕下誤書皇下勅上帝怒加二大又後降調或曰
此亦不祥語也

侍御高欽舜張養巡鹽兩淮養憤二耳惟欽舜舳舻
相啣載歸背不絕及為內臣楊顯名糾皆被逮一日
刑部某主政過清言二人已得旨清曰何擬某曰皆
辟耳清慘然色變某主政問故清曰張過及秋刑欽
舜欲求先死賂獄官前其名決訖忽訛唱停刑養與
諸犯皆免時帝雖謫監刑御史然卒不殺也
己巳之亂永平樂亭縣其鄉民家蓄一犬至被殺犬
護之不去鄉人逃難者歸見衆犬伺戶伺戶欲食一犬橫
阻其中則其主尸也歸者感義之糾鄉人埋其主犬

于塚傍自孤一穴入其中不移趾死土人為立義犬
亭云樞曹成德面為清言德後殉闖賊難

少司馬唐性濟素服司馬霍維華才家居時言及維
華錮逆案輒懊恨不已及起任總憲遂以邊才荐開
送吏部時維華成徐州每對人言已旦晚必用及聞
世濟被糾下獄悒快卒

崇禎中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崇字宜用古字
作宗蓋以山壓宗故不安若宗廟安于泰山則吉徵
也通政司懼其誕妄屏弗奏

辛巳八月帝視學行釋菜禮幸彞倫堂祭酒司業以
次坐講畢駕閱城東報角樓：報新落成也兵部堂
上安得騎馬獲駕帝御角樓賜護駕各官瓜果輔臣
等同入謝帝諭輔臣曰大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有
功聖道與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與禮部
少司馬吳姓退而具表章真儒疏請命詞臣輯正六
子全書頒之學宮報可

少司馬吳姓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往牒觀
之大率皆靖難功而開國者百不一二靖難視開國

何如而叙錄若是濫豈開國諸衛所軍皆從北征事
後經誅奪收漢諸侯王以酎金色輕惡除者百餘即
開國侯伯見在存襲者幾人而衛所幾各官傳襲二
百五十年不絕祖父有罪子弟仍襲爵幼者優給即
嗣絕者亦得旁引不可知之族姓黃緣冒官徒糜俸
糧濫名器可嘆也

辛巳冬山東盜復劇請兵帝命發京營五千往因召
對帝曰近日練兵何如少司馬對曰練兵必先選將
將得其人兵自可練今京營諸將皆循資叙遷非有

拔之行伍擢自功級者今發不練之兵靖方張之寇
萬一不備有傷重威時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
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勒語未畢帝自攝
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惧而退時晚帝手諭下
閣羅提督止發兵三千命內員督勦竟無功

壬午四月召對帝問京營兵內孰選五萬堪戰之兵
汰去老弱將何以選練使精使汰者不譁乎少司馬
吳甦曰汰老弱之法部在諫兵精壯中京營原募邊
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日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

又有壯丁營專練火器者二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
餘皆月支米一石無益菜也近驗邊勇壯丁與散兵
無異騎射火器亦未精熟臣嘗責各將領曰糧分厚
薄而兵無強壯何以服衆軍士今後行分練法各將
領日揀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觔以外者另列
名籍旬日呈總協合操之如式者雖散兵拔為邊勇
不則邊勇降為散壯丁亦然若老弱不堪自應革退
另選精勇者補行伍之數月選練者十之一二汰去
者亦十之二三此法當行軍士皆鼓勵練習以圖厚

糈而被汰者亦無怨色草槩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
兵之意帝曰然又問果當另立戰營得堪戰五萬否
甞對京營設兵原期人人堪戰因承平日久不見戰
陣數年前或發兵勦賊皆沿路無藉游棍代頂本軍
正身併未出京一步將領扣其糧犒游棍利恣其提
搶歸敗為功冒功邀賞歸營則本軍依舊先伍代頂
者沿路散亡積弊已久今依臣練法最要尤在選將
有戰將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為難但法須易簡事忌
紛更不必另立戰營也

帝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將不可悠忽又諭
姓曰還具疏條陳來看賜果餅拜謝而出

駙馬鞏永固疏補建文謚帝與諸輔臣議吳姓曰建
文無過帝曰不然渠變祖制戕親藩皆過也又曰此
事列聖皆未行朕可行否既而曰曰畢竟是一家會兵
事迫遂已

詞林黃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聞從不倩筆及廷杖
下獄猶手書孝經解百本序贊無一重者每本售銀
一兩人爭市之以為家珍其繼夫人亦善書人視之

與黃公無別

詞林楊廷麟以劾輔臣楊嗣昌改兵部主政贊畫督師靈象昇軍同籍詞林屠象美自負知兵為募烏合百餘人指揮操演計旬餘方行及至蘆海橋望前途塵起訛傳敵兵至百餘人皆踉蹌翻逃惟存廷麟孑身而已

丙子五月侍御屠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言甚切直帝怒召對辭色俱厲爾選應對無所屈帝執疏是苟且爾選曰即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

云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用即
不聽臣言亦可留為後日之思帝益怒輔臣申救良
久命錦衣繫之朝房候旨翌日指出着都察院議處
僅降調

崇禎時指誤國輔臣則以周延儒溫體仁為口實誤
國樞臣則以楊嗣昌陳新甲為口實然歷數前後輔
樞則以一時智畧優長又推四人最將相乏才故眾
口乏才所詆猶居然冠軍此國事所以不支也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為基石

凌本有

板平起空中人家蓄馱或移置屋脊而馱不傾騎馱
過者人馱俱在空中馱腸腹潰破人徐墮地無恙

中貴有玉華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
級所宜得內貴幸而賞之耳累朝相沿已久為定制
帝于辛巳創為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
之又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各色異獸分品

鳳陽總督楊一鵬初司李蜀中上峩峩見一僧結跏
趺坐與佛並一鵬異之往問訊僧曰子非孩時不呱
不泣者耶一鵬生時實有是事大驚執弟子禮兼詢

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時當與汝相見遂別
及為總督已二十餘年忽于甲戌九月間有人夜擊
鼓如警報狀亟取入則內有詩七章僅傳其五云謫
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已難留清虛有約應無負
好覓當年范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閔頭着脚
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閑看浪流生死豈
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得尚牽纏鎖
是狂痴難將蟒玉推無常勲業終歸土一方欽問後
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願來法旨不容違仙律

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雲飛細
閱之乃向所遇城嶺僧遣徒遠貽諷其歸隱也一鵬
不能決但命贈其徒路資幾曰何以金為揮手去未
幾以流賊掘皇陵逮誅赴市日仰天嘆曰好師父好
師父其定辟乃刑曹紀克家也克家引盜陵樹律有
雖無共盜之情云云似屬牽合而一鵬又求稍緩以
待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日上遂立決後克家疽
發背見一鵬晝見以手撲之遂死

丙子之變司馬鳳翼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司馬梁

廷棟為總督由南至鳳翼自京出二人但尾其後而已後見所在砍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二人度且罹重罪日服大黃取溻先後卒

司馬楊嗣昌條上方畧以秦督洪承疇兼剿務而用粵撫熊文燦為總理以十撫分為四正六副約期合勦計兵十二萬十分為率馬三之步七之勦餉加派民間者至一百八十萬兵合後期以百日勦賊無遺否則按汛守行軍法且令各府不必更調兵即用郡邑民兵往獨秦撫孫傳庭移書爭之謂用多不用精

無益且蹶况民力已竭不堪重用今俾選閩寧精銳
馬兵八十屬僕及督理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
不数月可盡何用爾爾夫爾必不盡也書凡數千
言嗣昌不從卒無功

總理熊文燦所勦豫寇者回回混十萬凡十三服聚
此殺函間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使降賊亦得
與應要挾適當奏督孫廷傳曰天下之寇盡此我擊
其西總理擊其東不降賊滅此賊張獻忠雖盜據
穀城不敢獨及因提兵出潼關擊賊屢敗之賊以文

燦于諭上傳庭曰旦暮即降傳庭曰爾曹姑沈經理
誨而日肆屠掠偽也明日擐甲往擊之行間數得文
燦傳檄若為飭諭有司者謂吾功已成無姑吾功而
害其成傳庭不得已怏怏旋師賊迄不沈撫遂窺商
雒南入于楚



少司馬仇維禎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瑯守
燦之能待御金人光宸論之謂其不思自樹仍借內
援于維禎責條極當帝召對卒臺怒甚曰維禎方至
通州亦須讓他展布使爾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

因而霽威

給諫王都考選時吏部擬授南道御筆改北科及兵曹沈迅以條陳邊務特政兵科都語之曰勿言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臣當思負皇上特恩者恐又添此二臣迅為之悚然

圖

江西巡撫解學龍以詞林黃道周夙望且所屬幕官故例荐席閣中始往例止批該部知道帝亦知弗覽耳時輔臣魏照乘不悅道周故以學龍不得濫荐批且聞有挑激帝覽之怒遂并逮庚辰三月十五日帝

御皇極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乘步輦降殿階周視距
諸士九案咫尺天顏霽悅已親閱試策諭禮部傳臚
展限二十日九日黎明傳旨召貢士中使出執一名
冊傳呼黃雲等四十人進至文華門外午餘帝御殿
名問減敵雪耻一事中使傳御題十幅每幅四人共
閱閱畢以次跪對帝坐聽甚殷執筆二錄教語或名
上註圈點者天顏醉穆任人數陳二十日外刻臚傳
訖停午吏部接出上諭以趙玉森姚宗衡劉瑄孫一
脉嚴似祖五名授翰林黃雲師周正儒宣國柱吳周

彭孝如璧五名授科馮垣登陳純德陳羽白魏景琦
吳邦臣五名授御史餘董國祥顏渾等授吏兵二部
有差後殉闖難者北純德一人

輔臣薛國觀既逮到不下獄自分必不死宴處城外
為理裝計及寅夜詔到猶寤睡也家人喚醒云外有
衣紅啣詔者國觀始覺然興曰吾死矣倉卒覓小帽
不得裂一蒼頭帽代之宣讀畢首以頓詔泣曰皇上
何處臣至此徒欲籍沒臣家不知臣貧耳又呼銓曹
吳昌時名詈曰吾死必不置爾遂就縊

自溫體仁歸輔臣始周用外官如張玉至發薛國觀程國
祥楊嗣昌蔡國周范汝粹謝陞等然自嗣昌外罕當
上旨者以薛與楊或死帝爰求故劍起周延儒賀
逢聖于田間延儒詣闕也家衆相隨舳舻啣尾拜塵
者畫獨比如櫛逢聖以次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
踵後外人無知者時識者目擊之深慮盛滿且吐哺
固相臣美事然酬接太濫異日臨事狗法則曾怨狗
人則失己二者之咎必居其一矣

輔臣周延儒至京陞見帝甚禮之錫宴帝親行主禮

退入宮欣之色喜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如蠲逋緩
刑起廢羅廠衛罷京營提督內臣無不允且清獄亦
命延儒而一時逮繫如司農侯恂總督孫傳庭胥得
出獄且以贖罪各握兵柄

凌本有

長至帝親郊傳聞天壇一旗軍所用賊繩一條價八
百金帝雖躬行節儉而鼠竊于內監者亦不能盡革
賊張獻忠性嗜殺每破一城則遣一隊往屠如有不
遺則一隊盡戮間有赦而不殺者必斫其右手或以
左手進則兩手并斫又不許賊營蓄女子其破楚省

凌本有

時驅婦^女數千悉擁納江流兩岸泊尸如疊又喜嗜人
肉每立其人于前面割而炙之一舉數鬻又破黃州
時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盡落血橫流拆羅仍壓之
賊李青山以山東梁山為窟以諸生王某為謀主分
遣其衆據八閘梗運道輔臣周延儒北上二賊以門
生名刺來謁衆驚怖延儒竟命入見兩賊自云非敢
為亂以護漕耳延儒曰如漕粟無梗無失當言之朝
授汝官終衛漕船及歲終青山竟塞安山閘鑿河十
里通梁山大驅漕舟并繫漕卒去焚掠且近臨清意

在脅招漕督張國維悞適內臣劉元斌方率勦寇京
軍遂合鎮兵擊之誘青山降執送京師獻俘帝率太
子永定二王御門受之凡三十餘人皆一人磔青山
及王餘斬首方傳赴西市衆賊云許我做官乃縛我
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王詬罵當事負約
死乃絕聲

輔臣周延儒初入同事為賀逢聖慮慎而短才謝陞
清執有擔荷而豁刻不為衆所附形以延儒圓敏其
短才豁刻益著然以兩人在旁延儒亦有所顧忌且

門人在都者諫垣雖有章正宸沈胤培沈迅然迅為
輔臣楊嗣昌汲引故延儒不甚洽正宸雋口不肯依
人胤培善避形迹未有以賄賂干求導者設一時多
可譽而無毀

宣撫江禹緒亦辛未榜首揆周延儒取士也居官有
頗言會推宣太總督以為陪都諫章正宸不可冢宰
李日宣承延儒意怒改正點周正宸疏劾日宣私易
雖不及閣臣是未嘗為閣臣地也事幸寢後六月正
宸坐繫人起延儒修却云
起廢中除逆案封疆

贓罪計典

餘得察用金沙儀曹周鑣以言罷嘗

風輔臣周延儒出有揭二延儒于江南銓部三重不知也一日延儒問吾鄉舉廢當用誰重云無如周某延儒默然鑣因所新謝過且認為同宗故得起然延儒初入用舍間未違衆也即如江陵令史老調亦門生欲起之因都諫章正宸于名下註一鑣字亦止待御黃澍奉命賑河南遷延不行一日帝召對澍媿媿有言帝連聲曰住了又問命汝往河南何不速去澍曰無兵帝曰賑濟焉用兵澍奏有金十萬無兵誰

為護致帝命給以京營兵三千仍屬聲日限汝三日
去

壬午考選各官辰而入內傳賜茶飯逼暮帝出御中
左門閣臣亦有几杌坐旁人有名冊先令內臣傳策
題御書也已以次跪對名字有圈點者有言所對教
語于名旁者有駁者就中知縣馬嘉植金汝礪敷對
工雅大行張法高喊而不辨所云何罷對滿已二下
出至午門令以所對補本進不得增減次日各封入
更教日得省十二餘俱臺異教也

考選科道吏部都諫察院職掌也帝疑部院徇私故
于戊寅考選台對侯考各官壬午歲復行之對畢各
官退家宰鄭三後總憲劉宗周面奏凡人才品外覈
官評內采輿論尚恐不確今片畧天威之下有才品
清卓而訥口亦有才品平劣而便佞者何以裁定流
品且考選科道從來是部院職掌如果徇私不當合
加罪斥乃致勞陛下宵旰臣等為溺職矣帝不擇
臺省謝恩後類候閣初見首揆周延儒微風以無及
廠衛無及輔臣謝陞蓋延儒之入內臣王裕民有力

其罷殿衛亦有力已以祖制并罷裕民所管京營裕
民志為延儒所賣延儒亦懼為中傷乃托所善董心
葵調停陰還殿權相約不羅士大夫猶懼諸新進言
及復激其怒故云

初每次考選旨賴云何以無科貢而科貢所處疲瘠
與考極難其至者少以致甲榜代之多衷故長幸金
以為輔臣謝陞所稟恨之及候陞語次云人主以不
用聰明為聰明皇上太用聰明了又云款事諸君
不必言皇上曾于奉先殿祈籤聖意已決諸人方憤

三
之聞教語以為誹謗君上漏泄禁中語于是給諫朱
徽啟其端廖國遴顯及之餘省中皆群和禍幾不測
首揆周延儒周旋得罷職去

首揆周延儒靈穎善對嘗召對帝曰近日科道橫如
揚枚起荐四十二人是用人不任銓部只在科道若
輔臣楊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國觀已賜死謝陞已
處分何王士鋹疏又云四云延儒云堯有四凶帝色
稍怡又云馬嘉植都票來重慶延儒云此皆新進外
臣感皇上特拔有聞入告不覺過激有一經申飭自

不敢妄言帝曰卿擬一諭旨來延儒退擬一勅極口

詆斥言官未云除已往不究而三人遂免

大凡考選矯_者多入省茲選朱徽博雅枝起廖國

遴姜球倪仁禎方士亮^光完時亨皆能建言而論品則

方姜似勝方孤行一竟姜質直而顛于禮垣能論禁

中頗事齋醮亦云敢言矣

司馬陳新甲才品心事與閣部楊嗣昌酷似嗣昌在

樞府墻子嶺失日上機宜以朝廷遙制軍中而事機

已變徒增撓亂耳嘗恨其作聰明悞國東撫顏繼祖

三句六調疏其徵也及閱新甲刊疏鋪張布置依然
一轍然亦有才能留心邊事者給諫沈迅請召對面
詆之帝曰令爾作新甲恐猶不如耳

大同總兵王樸賣左之役嘗托有孽還鎮致督師盧
象昇兵單戰死及出援寧錦亦以潰歸而督師洪承
疇尋敗初時各還鎮請罪知其為負隅也不問後以
樸倡逆罪重罷歸京師已寧錦失逮問首揆周延儒
所置董心葵者為行救察臺省有欲言林之曰首揆
已許不死矣故言路罕言者乃帝卒震怒令法司三

日讞其獄卒棄市廷儒不能救也

中州頻失事臺省彈司馬陳新甲者蠟集而帝于措
置兵機疏多云部科議了來說覆疏本兵名後即列
兵垣兩少司馬不及不惟責科臣重亦所以息其後
言也

嘗見聖諭部科者黃楮長僅尺濶二尺餘界以墨印
龍邊中押御寶色鮮明朱書妮、數百言字皆行書
甚雋逸

帝所下科疏類硃批曰時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時者

蓋批閱至丙夜不休也勤哉

中州警報頻至帝令兵部兵垣詣閣中會議無一言者觀望良久首揆周延儒云上令諸君議竟無一言何以覆旨然竟無言者次日司馬陳新甲以一疏上科臣署名于後其言某府原有某兵某要言參以某兵某兵單宜益以某兵紙上陳言不殊聚米人皆服其才使其未死尚有可策

輔臣周延儒熟于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未不逆賄歟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為人賄不推也或匿

其二三或侵其四五不問也每自閣中退休朝房或
私宅見客徹丙夜撫道府部多以賄遷利溥于人
不免詬貽于己矧病且中于國乎修練儲備上催行下
報復祇煩紙墨無實事也即如鄉兵嘗過齊魯過客
多索以衛行然華顛黃口鈍戟短棒無足恃也北趨
未息肩南往復相迫不惟人惟無停止且家得二三
人方足脩追呼時有請以江北班軍討賊薊督張福
臻請以北直裡八府鄉兵脩邊識者曰班軍每促赴
工如入湯火今驅之于櫓何殊驅市人戰鄉兵近雖

三北書言
三
三
日事奔走猶以暇服其田疇今遠去鄉土失其農事
寧家口寧免飢寒且衣械道里之費責之本人或不
給貼之里隣則騷擾且赴邊不無水土之不習將領
之腹剝恐內地有害于邊無益給諫王士鏐將言之
為廷尉吳履中所阻僅言鄉兵一節時部覆不可行
帝已批暫調竟于疏中批免調

清同籍少叅閔永傑長身赤眉極類民間所畫閔壯
繆像自言寔壯繆後已備兵中州竟殉流賊難豈與
壯繆相同皆宜以兵死耶

考選有部屬且有同知茲選俱省臺時謂一榜盡及
第而庸陋廁臺班矣帝見其條奏多不堪且乙榜中
有起語用哉字者會總督王道直考汰而一時以上
言被誚責及言不合時者俱閔節求留道直分一等
為予寔授二等為御史再考定奪一等為部屬
少司馬宋之普比子輔臣薛國觀國觀死懼為東林
諸君子所斥薦宗伯錢謙益中丞劉宗周等以求容
時吏科章正宸惡其反覆抄叅之帝笑曰渠既非彼
家人荐徒取辱耳何以荐為及南都覆之普為常州

三才書言
知府復入東林書院誨學書院乃故中丞高攀龍新
建噫中丞耻之哉

內臣劉元斌嘗監京軍討賊出通雄縣紀律頗嚴及
還至山東勅李青山侍御王孫蕃劾其淫掠孫蕃嘗
知臨清或所目擊疏上奉旨差官掌授問凡差官校
挈問者疏俱密封下不抄傳乃元斌疏辨孫蕃因攻
及司禮王裕民云元斌為裕民名下官裕民暗以臣
疏洩之元斌故元斌得按款強辨不然本係密封下
科未嘗抄傳元斌何以知之帝以孫蕃發奸進二級

裕民亦下獄與元斌並棄市或云裕民之死以比司
馬陳新甲暱塘報故帝借事殺之

內閣嘗題陞南少詹姜曰廣不及名見諸輔臣有
言曰廣相材者帝曰曰廣嘗有稱其為清任和者此
三字亦難勝此後曰廣進諫對朕輒悻悻豈休容大
臣耶

崇禎十年安慶生員蔣臣進皇明薦舉考納言張紹
先有荐舉考皆寶訊諸書採集成帙事係陳言等語
蓋條陳之陳也時閣臣不解其義乃票云寶訊稱係

陳言殊欠謹慎張紹先等着議處蓋認為陳腐之陳
矣傳者笑之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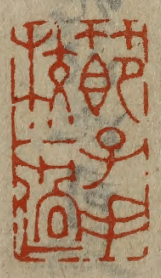
書

圖

江

浙

三垣筆記卷三終



三垣筆記卷四

興化李清記

壬午元旦帝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面正立
願內侍曰各輔臣來輔臣由殿東門入再奉詔旨遂
趨至殿堦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帝曰輔臣西班來
蓋以師席待諸臣也輔臣起立尚不知帝意擬分東
西兩班帝又曰輔臣西班來隨有一內侍下引前帝
命上來輔臣趨進帝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
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即朕師也敬于正月端



冕而來帝轉而面西向輔臣一揖因曰經云脩身也
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為過又
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帝說至
此句詞甚溫厲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
卿等輔臣跪伏謝罪才不敢當帝曰先生正是朕談
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言先生起諸臣始起轉下叩
頭帝退後遂補賜上諭語與面諭大同小異云時勳
臣不知帝意所謂亦相率疾趨于輔臣下帝曰公侯
伯過去勳臣尚不解帝曰東班去

舊輔馮銓三次守丞與同少楊維垣守通皆有微勞
故撫臣為題叙首揆周延儒欲借此復銓冠戴帶輔臣
吳甦先為司馬與金憲金光宸廷尉孫晉皆力爭卒
格不行時維垣亦欲因此求以布衣與九卿科道等
同名對議退敵策為通政司所駁而止甦等之力爭
防其漸也少宰張捷素有清望又非逆案雖以晉撫
所姓而甦之聲望反藉以起時延儒欲起藉為南總
憲甦又堅執不從自此與聲氣大左左流寇故陷雒陽
福王遇害帝召輔臣及禮兵二部科名對言及福王

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以氣數為言帝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已備訊福世子所在并旌死慰生等事輔臣范復粹言福王有內臣二人忠義可嘉帝曰還有地方道府縣各官及鄉官士民皆當一體褒嘉復粹慙而退

帝因雒陽之陷又召對諸臣兵垣李燭奏曰凡兵以取威為勝今督師楊嗣昌出兵載餘惟初次報瑪瑙山一捷近遂寂、似宜另遣一大將助之帝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若汝等愛憎起

見無乃太過其愛惜嗣昌如此

舊制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帝后即奉先殿亦依太廟定制凡繼后生母后俱不得入孝宗初別建奉慈殿以奉生母紀太后于是憲宗生母周太后與獻帝生母邵太后皆祀奉祀慈嘉靖十五年遷至柎陵罷奉慈殿祭穆宗初奉安繼母方太后于景雲殿更名知孝又奉生母杜太后于神霄殿萬歷三年奉孝烈孝恪俱祔享奉先而知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氏生母李二太后俱祔奉先然其忌辰皆不

得設祭服青帝追念生母劉太后以不得色養為恨
故欲于宮中再建祧廟合七后共祀然自古無二祧
廟再建非禮也少宗伯蔣德璟以為必不得已寧復
奉慈既而帝疑其非卒寢

督師楊嗣昌以襄陽失事為兵垣張縉彥所糾帝是
其言有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乃言善欺等語着按
法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語多過甚帝召六
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怒甚諭曰楊嗣昌係朕
將簡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尚有才可取舉朝各官

見朕有議罪之旨輒大家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
何言于兵科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姑不深究其各疏
皆留中諭爾等知之

帝將赦卜閣臣先召輔臣周延儒賀逢聖陳演入德
政殿賜坐逢聖以帝允其休致倦懷聖恩忽大哭聞
者大駭哭久不止已帝移駕過中左門入中極殿三
輔臣亦入殿留坐宴逢聖復大哭拜跪十數不止帝
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復絮哭不止
見者怪之以為不祥已赦卜後果有挈問下獄者

帝敕卜閣臣面加名對少宗伯蔣德璟言邊臣須當
久任如薊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五人恐難展布帝
曰不稱當更德璟曰與其以不稱更不如慎之于始
帝又問天變如何消弭德璟曰天意只在百姓身上
揀得百姓一分即消得天變一分近為加派所苦萬
歷年間各邊舊餉只三百餘萬今加新餉幾百餘萬
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
只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總督三巡撫六總兵又
有副總兵數十餘人總兵太多不相統攝督師亦提

撥不靈故皆不用命宜裁之帝願其言時少司空宋
攷亦名對妮二九邊地形畫地成圖帝疑其干進反
不悅惟少司寇徐石麟稱疾不至帝以枚卜所推多
濫名太宰李日宣吏垣都諫章正宸掌河南道侍御
張瑄責之謂所推少司空房可壯宋攷廷張三謨三
人俱屬徇私日宣與正宸等皆力辨已日宣後奏臣
與科道高確教四如可壯素有風采攷年少向學三
謨亦曾掌印過帝怒命錦衣衛將六人去冠挈出候
旨輔臣新舊皆力救不從處分畢總憲王道直復奏

此番會推俱冢臣與科道商確臣從不敢置一語帝
曰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五品以上間陪一
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為例時皇太子與二王皆侍立
帝黃袍太子與二王則紅也

帝寄耳目于東廠吏部每遇大選為之揣之後每選
許以二萬金聽其自覓謀缺者遂安堵無虞

帝一日早朝畢登文昭閣閣已步下閣御德政殿召
對輔臣等五人言國初知文館在禁中今文昭閣兩
傍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

等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
妾之日少異日命于其地建直房云

刑曹葉廷秀素不識詞林黃道周特為義激疏救遂
獲譴時輔臣吳牲以少司馬抵京首揆周延儒問曰
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牲曰自薛韓城謝得州在閣
皆嚴刻繩下致主上疑猜曰甚如黃道周解學龍諸
人連繫兩年餘然果何罪哉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
間以至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
爰書亦宜着意時牲往見司寇劉澤清為言道周

案宜從寬擬且激以古人大義澤清曰名義重至敗
不竭力各擬邊戍帝初不允澤清再疏力持始允道
周永遠學龍極邊廷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月也
至壬午七月帝一日召對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
曰讀書好秀才帝亦曰不免偏延儒因奏曰張溥黃
道周皆微偏只因會讀書所以人人持之耳輔臣蔣
德璟曰黃道周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
或量移附近帝微笑輔臣黃景昉復與姓同言之延
儒曰不可當聽聖裁耳翼日遂奉勅云黃道周清操

博學見今成遠子幼朕心不覺憐閔彼雖偏迂經此
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
生等語密議來奏帝御筆也延儒等請復道周原官
且言皇上此舉衆美咸備在廟堂既懸的以招則海
內將聞風而起彼此皆知學行可貴皆信廉吏足為
皆悉聖明善之從長宥過無大之本意皆感前日磨
礱造就因才器使之深心蓋所關于黃道周一人者
小而所裨于作人厲世君德治象者寔多帝從之
壬午帝召對九卿科道于平臺面諭曰爾來賊寇愈

熾朝政多舛皆由諸臣結黨壅蔽以後務省改大小
文武官俱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退而
給諫姜採上疏內言朋黨之說皆小人欲壅蔽人主
耳目故為此言臣不知陛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
然帝大怒以為詰責君父時諸輔入朝聞名錦衣衛
官甚急輔臣吳姓語首揆周延儒曰此必廷杖姜採
給諫也豈可坐視給諫血濺闕廷耶延儒方具稿而
廷杖旨已下

司副熊開元給諫姜採既下獄都諫吳麟徵因名對

先請寬宥採重處固非無因爾言官以言為職當言
不言敢于欺藐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尚當
屢燬乃屢見章奏何也言官自己不正何能止人
微曰昔先臣馬文升王恕為吏部時每遇言官彈疏
下部議復必言某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
言官亦無敢詳者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
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為也又言開元雖出
在妾言然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脩首揆帝亦
不罪

帝以邊疆多故督撫不能驅剝言之出涕侍御周燦
言戊寅年五案大法皇上先已行之與嚴之于先不
若用之于先請速治一二最重者震竦人心帝然之
侍御楊若橋言湯若望深明銳法宜將新造西洋大
砲先行點試然後傳其法各邊可以破敵時總憲劉
宗周奏曰臣聞國之大事以仁義為本以節制為師
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誨人才不誨兵法任敵所
到即陷豈無火器反為敵用若止用若望鑄砲小器
恃以禦敵豈不貽笑後世帝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

燦所奏始五案大法是今日急責又言徃日督撫多以情面得如范志完身任總督縱敵入口又借入援推卸首當議處仍另勅今日諸臣從頭整頓做起帝曰今南下敵兵如掃蕩從頭整頓還應做何事宗周曰惟在皇上勅兵吏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但目下只說才望不論操守帝曰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宗周奏須操守為主帝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區一操守便可做得宗周又因司農傅淑訓請宥司副熊開元等言朝廷待言官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

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詔獄于聖政有傷乞賜
矜原以開諫諍之路即如詞臣黃道周言語激然有
朋友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死且復其原官今
二臣顛直不及道周何不幸不蒙法外之宥也帝曰
黃道周係特恩豈得比例似爾復拘過迂着候旨處
分時閣部俱同辭申救而副院金光宸言之尤力遂
并議處光宸復言宗周為人清直在都察院雖不動
聲色人心亦為振肅望皇上留此老臣帝不允已退
入煖閣遣內官傳旨閣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

等語諸臣持不發乞回奏復將原旨捧至御前跪奏
力救帝不許輔臣蔣德璟援唐太宗優容魏徵故事
以請帝曰朕不太宗若其閨門德行朕亦不願學德
璟又言太宗巧于取名帝曰如何德璟言人臣敢言
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未必喜魏
徵而曲加優容者欲成其名耳首揆周延儒等復婉
解之帝遂舉筆削去刑部擬罪四字色稍霽曰故輔
溫體仁曾言其懷物偏迂果然已諸輔退往謁宗周
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惟讓諸輔某事錯某事不

入煇閣遺內官德有階臣有象宗周某職刑部擬罪

做媿：不已諸輔曰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尚說難
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輔皆慙後宗周過寶應侍御喬
可聘往見之語及廷儒曰大錯再語及輔臣吳牲昆
比首揆勝然錯亦不少

帝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為首票通票教套其最重
大者親封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臣及擬票
簽上進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臣等謹封餘則
分項入套以文淵閣印銓送而已及批紅發下部科
帝復將親批票簽密封送閣其慎重古未有也

襄城伯李國禎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又身請
于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帝甚喜即今擬勅行之及
高謙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伏
銳葉甚多乞上御書營額因取勅內具武二字以請
帝為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京營總督恭順侯吳惟
英罷特以國禎代之官舍皆併入京營云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俟事
寧補還者上諭輔臣蔣德璟擬書稿行之德璟言各
王府自固藩封損費守城自所應為亦即是助餉似

三垣筆言 卷四
不必別有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即助亦
不能多也帝乃已

浙粵二鎮諸大弁競營求相持久不推而大璫有為
其弟地者樞部堂司避嫌不舉致蜚語上聞一日章
召職方郎中王永積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
以外寇交訌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為對帝怒鑄
其官歸而大力者果得二鎮以去

輔臣蔣德璟纂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糧名
御覽備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歲蒙帝面諭令會部

堂司磨美亦不甚差只各邊兵馬數目報戶部甚多
報兵馬甚少戶部止據邊冊給發而已各邊原有屯
田鹽引民運折米者少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為支
銷並不提起即歲終一奏報竟不經目也萬曆戊午
以前部發邊餉銀三百萬尚苦其多至今日加至二
千三百萬尚苦其少而兵馬益不可問又天津從海
運薊遼諸鎮另有本色米豆可三百萬惟倉場督臣
及津撫司出入部中不問而來豆半委涇沙時德璟
語堂司云必合津運部運及各邊民運與屯鹽通融

察筭則邊餉恐猶苦多而加派之新餉練餉皆可裁
因復條為十款責部中登答然各邊未通行也

凌本有

司馬揚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醜死

者帝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楊嗣昌稽
顙庭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諸臣不公不平
連章見試故故歸訴皇上朕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
嗣昌搖首曰亦未然語畢天顏慘惻既而刑部以違
辟擬帝不許

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供有講章

而日誨則止一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誨官指書口
誨無誨章也誨官韓四維屢次遺忘帝謂輔臣曰日
誨可始經筵例亦置誨章朕有所疑可據以問難而
講官亦不至遺忘此後遂用誨章在御前誨官用牙
簽指講云

司寇惠世揚因會推一案并旨閑住太宰鄭三俊重
其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帝以詢輔臣蔣德璟
等皆力贊之遂賜點用德璟等皆過跪誦聖鑒為得
人三俊亦甚喜過謝一時中外欣然已三俊羅世揚

三
亦久未至帝命卓其職德璟與輔臣黃景昉等具揭
救之請免其草若非末路出身狼狽萬狀一生真偽
誰其知之

帝以流寇橫行怒中外諸臣無任事者首揆周延儒
曰昔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猶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況今人才不
及遠甚所以難耳帝曰卿知武侯出師表中尚有漢
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二語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
滅賊今奈何以全盛之天下縱賊延儒無以應

舊輔業向高每疏揭皆發抄自溫體仁入閣言密勿
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抄至密揭
或出手書併不存錄閣簿即如會推用人帝有點有
否大約出首揆揭帖居多其他皆然宋李玩明劉大
夏皆不肯用揭可法也

圖

進士陳丹衷^上疏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帝召對
言之媿：特授御史往調還宮呂后妃宴帝喜動顏
色云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斗粟一金而可調
兵平賊及丹衷^上至南都有言土兵不可空拳調且即

聽調恐沿途不免驛騷丹衷衷遂遷延不行及國亡猶
滯南都也

磁州一士人女與嫂皆有色賊圍其寨指名之寨中
人議出之以緩禍女婦即相携投絕壁下立碎賊怒
攻寨破寨殺其父而去



闖賊掠三邊繇廊延上榆林中部知縣朱新懋自知
守城不支先令妻妾各自縊死有一妾尚未配合急
遣之去妾垂泣請甘投縲新懋亦從容縊死
給諫熊開元姜採杖後首揆周延儒恐頻言曰日至故

密言于上起輔王應熊于家蓋應熊為聲氣諸公所
畏若延儒行則應熊居首藉以護持耳然無益也
山右撫軍秦所式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與人肩
行數步則喘欲其馬上應賊驍捷如飛難矣既點復
更轉易如流銓部之誤封疆乃爾
輔臣周延儒吳牲同被逮牲即從陸道星馳延儒言
病從水道徐行識者疑其候輔臣王應熊抵京為解
免地間常使人微伺見應熊舟行則延儒亦行相去
僅里許故應熊至京遂罷而延儒亦不免

給諫高翔漢既降闖遂有言其以陝西舉人挾闖逆
賄黃緣入兵科為停抑章奏通久消息者初謂言過
及讀少常吳麟徵殉節錄云逆臣高翔漢先受賊署
解說百端公厲辭折之翔漢愧恨去又見吳邦策國
變錄載翔漢為闖逆左都既自降又說降且越擢乃
爾挾賄黃緣之言無乃非訛

四川巡撫陳士奇能文先為提學則專談兵及為巡
撫則反設文人以為兩反又訛聽言謂境內無寇盡
撤沿陞各兵諸賊乘隙城邑多陷蜀人深怨之後解

任至重慶城破為賊張猷忠凌遲以死亦可傷也
故輔周延儒既奉旨賜死輔臣蔣德璟等揚救言延
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
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曾有功
多過寡之諭但其賦性寬疏以致門客宵壬乘机假
借納交通賄延儒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絕因而
寵賄彰聞庇垢多端天鑒炯然罪安所逭部院以烟
戍議上誠當其辜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
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乞皇

上法外施行仁俯從部議帝曰覽奏揭朕心惻然但周
廷儒罪犯重大前面諭已明如濫用匪人遺誤封
疆比匪奸陰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間回朝面詢應將
兵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收効桑榆而乃欺蔽
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何處條念係
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已有旨了

帝召對諸臣言及練兵事輔臣蔣德璟云臣初讀會
典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五行賞罰此
練軍法凡衛所提小旗補役并以鎗勝負為陞降凡

襲替官舍比試必須騎射閑習方准項襲此練將法
亟為聖子神孫百世計至周悉也豈二百年無一兵
至今方設兵亦並無一餉至今方設餉帝悚然起聽
又言祖制各選養軍正屯益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
兩自正統始有數萬至萬曆末亦止三百餘萬名曰
遺餉又有抽餉抽練餉并田餉約計二十餘萬此萬
曆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于往時不知
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為急着文皇帝設
京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

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
演深得居重馭輕之勢今班軍虛冒色攬不可勝詰
且自來歷朝征討皆用衛所官軍有父母妻子與烏
合不全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置加派日
增軍民困惟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帝領之而已不
能行也

帝親享太廟拜揖致恭且久壬午年享廟少宗伯蔣
德璟每遇一揖輒默誦清廟惟天維清烈文諸頌又
每遇一拜輒默誦祖宗十三廟號尚未起也

故輔周延儒勒令自盡有絕命詩曰恩深慚報淺主
聖作臣忠患國法冰霜勁皇仁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
慎是黃封替獻今何及留章達帝聰

甲午申正月元旦三更帝率皇太子視朝百官未至
惟輔臣李建泰踉蹌至帝不悅遂罷朝識者以為君
臣亂雜之兆是日晝暝自寅至申陰翳始散終無日
光人人憂危

段氏懷遠人生員李不妻也甲申亂兵入懷城段氏
避居南安賊迫上馬誓死不從痛罵賊舉刀裂腦立

斃劍下尚罵不絕口

...

...

...

...

...

...

...

...

館

書

圖

注

浙

凌本有

凌本有

湖廣巡撫何騰蛟談請教學崇禎末與巡撫王揚基內
監何志孔度諷時事騰蛟附耳云賊已入晉燕分界矣
且前星易位帝星始南諸人皆歎歎不兩月果驗
國未亡之前一年適逢公車舉場左右人鬼錯雜薄
暮人屏不敢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知者皆投之水
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皆以此辨之亦一異也

趙鉞上虞人老部胥也曾歷各邊身為奸蠹因與部
諸新胥瓜分不平憤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遠益原
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寧遠銀亦不

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詎匿可百萬金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津派買米豆并帶運追以掛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侵漁每年詎分可數十萬一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按年徵解一朋扣馬乾為各鎮道將侵冒烹分歲不下數十餘萬一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確皆被侵隱一召買藥大宣鎮每年十三萬尤為奸蠹即他處可省亦數十萬一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其疏在癸未年冬十月輔臣蔣德璟于召對

時力言數次帝回元即發而究未發或諸胥所為諸
胥因各輦金逃散至甲申年正月始發此疏然無及
矣

帝于癸未九月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折米給
軍每石止給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支放所積自
多其每召買民間轉出納之費利害易見司徒倪元
璐回既奏輔臣蔣德璟亦力贊之退復具疏而京商
豪家端以屯米召買為利竟不能爭也戶部不得已
以一金買一石價高米惡甚耳金與粟俱空付之太

息

一金買一

人言

臣等

且

臣等

臣等

帝以秦寇日熾命白廣恩充提兵官挂盪寇將軍印
撥與秦兵三萬一應勦撫聽便宜行事輔臣蔣德璟
等以廣恩係降丁且先聞召不赴恐跋扈難專任欲
倣先朝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兵大臣與廣恩共事帝
恐其掣肘正欲設監軍一員為調劑文武督催錢糧
德璟終以為疑仍請擇一豫楚總督調度之但不必
並在行間以總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闖賊秦人恐
秦兵以鄉情輒有呼應聽廣恩設法選補與豫楚

寨丁兼用皆從之後廣恩卒降闖帝因闖賊入關中
百姓多從賊嘆息久之因言前曾面諭該督着用好
將好有司有好將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好有
司自然撫綏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肯從賊這個
結人心還是勸賊前一事輔臣蔣德璟言愛惜人才
正固結人心處輔臣魏藻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
多固是時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
測恐一干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
做即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競為人復官之嫌所

三才言 卷四 三
以縮蓄耳帝曰朕正欲實心人做事豈真有此蕩德
又言刑部罪累諸臣亦未嘗無人帝命諸輔舉姓名
以聞次日御批到閣云昨面議愛惜人才一事再四
思維只因嚴密封疆警正人心原非得已祖宗之封
疆祖宗培養之人才祖宗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先釋
侍御郝綱及許定國二人命從秦督剿賊久之乃釋
司副熊開元給諫姜採方士亮侍御蔣拱宸樞曹尹
民興等下獄

司馬楊嗣昌欲用司馬洪承疇為總督盡留秦兵入

援者宿剴遼秦督孫傳庭具揭力爭言是兵必不可
留留則寇勢漸張究無益于邊是代寇除兵也且兵
之妻孥蓄積皆在秦久留于邊非譁則逃將不為吾
用而為賊用是又驅兵從賊也嗣昌不能用秦督孫
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紳苦之倡議于朝謂
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旗甲甚盛銳意滅賊遂
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首李自成曰吾屠王焚
陵罪惡滔天姑支數月決一戰不勝則殺我以降時
師露宿與賊相持雨大降七日夕弗止糧糗三日不

至馬足陷淖泥中數尺將士皆無人色雨稍霽餉車
稍至又為賊劫傳庭無可柰何退師河畔就糧時
總兵白廣恩本降賊與總兵高傑素不相能傳庭不
盡知也兵既動賊選驍渠數千人犯之傑兵且戰且
走望廣恩為援而廣恩已兼程退汝州傑兵大潰廣
恩兵聞之亦大潰傳庭馳至關賊亦大至傳庭收潰
兵陣城外自登陣督守禦廣恩妻孥在關內聞城外
兵敗率其眾保妻孥奪門出潼關遂陷傳庭揮刀躍
馬入賊陣遂遇害監軍 喬光柱亦仗劍死自是關

以西無堅城而西安以遂陷傳庭妻馮氏率三妾二
女皆赴井死
闖賊已入關推秦督無敢行者帝曰往者罪廢諸臣
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起用何故推督撫又云無
人吏部不得已以起廢巡撫余應桂推然非其才也
點用後帝召對應桂問以方略應桂惟言難以無糧
無將無兵為言帝命戶兵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
侍御霍達命速行料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
死報國若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伏地慟哭已二人

行至陝西傍徨河干竟不能進

往時臺省猶以彈射政府為名高及崇禎末候考諸
知推謁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俯伏而拜
連呼老師不絕矣士氣卑壞至此亦國亡之兆此輔
臣吳姓親言者

賊破陝西都中震驚吏部民間賄賂帝聞之設高皇
帝牌位于朝令各官抽籤時地方殘破有規避不出
者前一人代後一人抽籤領憑馳報刻期到任
總督王永吉聞闖賊入奏知賊必渡河即疏傳撤寧

凌本有

鎮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從入關內以圖存即兩^{遠兵}海軍民亦欲借寧遠兵以自助請勅鎮臣吳三桂一料理時甲申二月初二日也輔臣陳演不敢決禮批撫鎮奏明定奪已撫鎮議皆合卒格不行京師聞宣靈既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督王永吉寧鎮吳三桂密鎮唐通合力一戰不可帝然之令兵部補本本上發票輔臣陳演以為不可出揭爭之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警告寧兵萬不可調帝命名諸臣赴閣會議有主不可調者有持兩可者有

主遷南京者獨成國公朱純臣宮詹倪元璐少司寇
金之後都諫孫承澤以為當調而都諫吳麟徵爭之
力謂事當從寔其言云寧遠當從否該撫鎮當與皇
上密議之而輔樞二臣當與皇上密決之委之盈庭
誰執其咎然臣謂請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難死
法死敵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則夫累草沙塲橫
尸西市者皆齎志而未瞑目者也寧遠一鎮一撫皆
當今人傑臣再三思不覺汗淚俱下又因閣部議久
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必棄之則關門益無與守者薄

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心是
失天下愈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拔用委之寇人今寇
旦夕發秦晉若使來保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
緩急無論是非也趣六垣署名竟互諉不決乃獨署
之疏留中又補牘云邊臣不可令有悞心不可令有
死心臣讀吳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
意臣知其有悞心姑以累草自任終為父弟乞恩臣
知其有死心今寇勢方張不使徒捍禦京師則何恃
乎時輔臣陳演魏藻德皆與是議左而輔臣方岳貢

移書南司馬深谷之麟徵不願也。已帝發閣演。又具揭以為外之督撫亦當全同。乃請上諭差官前去。乃取回奏。皆以撤寧援京為便。始得旨云。永吉聞命與三桂以三月初出關。從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已陷。司馬張國維坐邊疆失事下獄。吏垣都諫吳麟徵率同官理之。得釋。因請赴江南估權。貸財物軍食。急需。六垣皆往餞。獨麟徵舉觴屬之曰。今四方空虛。流亡嘯聚。方深谷催科。吾聞撫字之良吏。不聞催科之司。

馬維有慚色

凌本有

甲申三月十六日帝御東左掖門召考選官三十二人
以次面對以安人心戡^是校謀用兵是餉為問每一
人答訖御筆親注圈點自^斟水磨硯席上置茶一壺
不時取飲退食後又復進座自卯至亥方罷是日即
寇陷昌平日也至十七日內璫猶差人索考選官賞
銀每名十兩十八日冢宰李遇知陞官司馬張縉彥
拜客如故未時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巳時陷順城門
遂迫皇城帝與后俱自經考選官皆降越數日入朝

三
五
言
天
下

過東左掖門尚有指而太息者曰此前日鄉試處也
賊陷平陽帝聞之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朕非亡
國之君事之乃亡國之象祖宗掃風沐雨之天下
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于地下朕願督師以決一戰即
身死沙場亦所不顧但死不瞑目遂痛哭輔臣陳演
請代帝曰南人不可次輔魏藻德蔣德璟邱瑜范景
文方岳貢俱請代帝皆不允至李建秦請代帝曰卿
以西人平西地朕所願也
長安街上有一換錢小民失記姓名聞帝需餉囊中

積銀三百兩伏闕助公帝嘉其意拜官錦衣衛百戶
謝曰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恐未必保何有于
官小民愚蠢亦不知做官也固辭不受職

帝擬彰義門外為輔臣李建泰郊餞建泰固辭此國
朝未有之禮乃下禮部議于正陽門樓上設五十餘
席卜吉郊時駕出文武官員分侍兩班建泰行五拜
三叩頭禮帝取酒三杯奉建飲曰卿即朕朕即卿朕
與卿無兩身凡事以便宜行先發後奏建泰簪金花
二樹披宮錦一端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恩畢飛騎

從彰義門出監軍乃兵部主政凌駟也是日天霽風
和咸幸此行截賊及行至大名府馬步兵因糧餉不
給散去若干建泰三日止得麥飯一餐駟飢坐馬稽
遲中道帝又于詔從之建泰畏賊不敢前召對後出
西長安門外轎楨忽折竟敗

帝親餞輔臣李建泰于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即以杯
賜之既又以兵事鄭重復自選撰文一通親洒龍笈用
寶于正陽門帝親手賜之其勅云朕仰承天命繼祖
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

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流寇本
戎赤子盜弄兵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剽除
本為安民今卿代朕親征鼓勵忠勇表揚節義獎勵
廉能選拔維傑其驕怯怠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將吏
妖言惑衆之人缺誤軍情之輩情真罪當即以尚方
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剽則真剽殲渠宥脅一人弗得妄殺撫則
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坐生以卿忠猷壯畧品望
宿隆辨此備如特茲簡任告廟授節正陽親餞願卿

早蕩妖氛旋師奏凱候封進爵鼎彝銘功有功內外
文武各官從優叙眷朕仍親慶賀共享太平預將代
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編行示諭咸使聞知特諭
民曹蔣臣以桐城一青衫言生財得授是官首言鈔
法可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千金歲可得三
千萬兩而少司農王鰲永亦以為必可行且言初年
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將金為土同價其
言甚美然寔不可行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造募商
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一人應者鰲永請每貫蠲

三分止鬻九錢七分京高駭然皆欲卷笥去輔臣蔣
德璟言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錢帝曰洪武時
如何行得德璟曰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
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言民窮已
極宜安靜以悅之帝不聽又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
桑穰二百萬觔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
分遣各瑄催督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
外尚少二千五百人議于畿內五百八府州縣多方
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帝命改票賴德璟極言其弊

謂所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費米于銀九千九百五十
兩得不償夫且北直山東河南新經變亂無桑安有
穰至浙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若責以二百萬斤即
畫括亦不足揭入帝留中不下後竟得免

帝以闖逆新逼命群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繳以
次日召對時上首總憲李邦華密奏內云輔臣知而
不敢言試問之帝指問何事輔臣陳演以少詹項煜
議單進帝帝即簡閱默然輔臣蔣德璟又奏一時廷
議俱言東宮宜南往監國帝不應而給諫光時亨奏

翰林李明睿南遷為邪說帝不悅即召入面詰云邪
說皆同乃止恭李明睿何也明係明黨姑且不究遂
無敢言者給諫光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咎倡議之
人輔臣蔣德璟檄旨有向前聚練小人倡為練餉搜
括致民窮誤結禍國良深等語帝不悅因召對而詰
曰這票內聚欽小人為誰德璟不敢直斥故輔楊嗣
昌但以舊司農李待問對而于科臣則云失記帝曰
朕非聚欽止欲練兵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欽曰既有
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

三
五
三
當時部科寔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
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
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岢山永兵七萬八
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兵陝西三邊
兵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河并所抽
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帝又
言今已并三餉為一何必多言理璟言戶部雖并三
餉為一然外州縣追比不是三餉帝震怒責以朋比
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為申救而司農倪元璐至以鈔

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帝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
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只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
百抵塞明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槩不言及是
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有直
省各官每就練兵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
輒迎甚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
尤甚臣又私心痛之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兵餉亦
不能完故推咎于議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萬死
因引罪出直帝雖慰留之竟以此去未幾練餉亦議

裁

輔臣蔣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三處各買米豆九十餘萬計民間九十餘萬米當費數百萬金為害甚多予名對時方言之帝命擬諭罷之已德璟擬進復言祖制各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于北直山東河南各買米豆可百萬石以給關寧遵密四鎮而拘攝各處富戶充各買之役又復勒運至天津交納一切車輛駝騾及衙役使用勒索之

費賠累困苦未易縷指聞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派
而加派之言莫甚召買伏祈即賜裁行德璟疏于二
月上留中不下比歸告上于三月自草罪己詔書蠲
免然已晚矣蓋各邊之將士視米豆如泥沙止欲金
錢而已在內召買之苦如彼而在外輕賤米豆又如
此彼何苦括內地之膏血以鎮塞上之泥沙乎
輔臣蔣德璟既于去都諫孫承澤汪惟劾皆上疏留
之承澤言尤峻有乞罷臣官而留德璟如用之不效
請伏妄言之誅等語時輔臣魏藻德不得已亦上言

凌本有

德璟貫串古今博綜典故為皇上左右所不可一日
少之文獻然已先稱傳首揆矣帝御批密封下閣有
大臣進退原不敢輕之語德璟初因山西新陷未敢
輟去又以在廷連章見留避嫌即具疏辭朝行故不
及闖禍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掛號其佛高六七尺
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
始知藏炮于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為賊內應下錦衣
衛刑部勘問伏誅

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拔去
闕神廟前旗杆琉璃殿大樹
闖賊抵彰義門其軍師宋矮云初此行觀兵城下卜
五年始可破賊城樓上忽墜一天啓大錢宋矮喜曰
此一當五用也破京一大砲而樓角遂倒
闖賊將逼京師衆號百萬帝數以兵餉為憂勅百官
稍助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輜貢或請預征下貸
穀戶或開賣冗官假民間帶綬百官欲請誥勅傳世
者入銀若干搜削屢法勒價莫不議及及賊至則餉

連懸已及半載禁衛戈矛朽鈍未試一聞賊鼓諜相
視股戰奸人伏匿暗助驚諜兒童教月或為秦聲訛
謠滿城意在迎賊于是人情擾惑莫有固志闖賊圍
城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賊發炮擊聲撼
地日夜無間緣城廨舍多圯城頭發萬人敵未及投
下火驟燃灼爛十餘人時士卒五月遺餉不用命城
頭官寺鮮衣怒馬倘佯不驚雜撓守卒欲擅啟閉凡
坐門諸臣多不得登城望敵惟太常吳麟徵奪路上
見勢不可支往見輔臣魏藻德藻德方出朝猶引麟

徵手曰朝廷大福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太
匆麟徵太息而已

凌本有

三月十三日聞賊躡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閉十七日
午時賊攻城彼此銃俱發如萬雷轟烈十八日攻益
急銃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帝同二人登煤山頂望
逾時回乾清宮日就晡帝魚服出宮門西出西返乃
命酒名皇后貴人良婦婦以下按掖庭籍屬被寵御者
皆至慷慨極酣漏未下三刻御所佩劍日事至此可
以死矣泣教行下于是皇后先投繯其餘咸引決稍

願望輒于劍刃之時長公主被劍斷右臂仆地未死
又喚內官王承恩着靴帶同內官數十人透城奪門
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益煤山古樹下素妃全宮人小
內官紛三奪奔出十九日內官遂開門迎賊常熟進
士歸啟先聞闖賊入都驚惶急走詢同里司空陳必
謙必謙從容櫛沐出大咲曰若痴書生耳城守皆敵
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知者已傳者迭至方失色散
又給諫顧鉉是夕尚宿科聞信急詢輔臣魏藻德藻
德亦以為必無一時龔贖若此

凌本有

闖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中間字當有天下竟不獲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尚當有謝恩見朝者而宮人四出矣坤寧後為欽安殿有樂志齋清望門曲流館四神祠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則瓊華右門出餘長街也是日宮人從後宮出者甚多

凌本有

闖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擄掠甚酷時傅寧鎮吳三桂兵已至城外帝以十八日夜三更奪門南奔賊懸萬金購帝二十一日闖賊已獲帝屍于煤山命人背

負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木棺盛破蘆蓆下蓬
頭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聞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
下不敢下見先人亦不敢終于正寢又啞指血書臂
曰朕誤聽文官言致失天下在賊碎裂朕屍但勿傷
我百姓是日晚百官出始言太監王德化數十人擁
打司馬張縉彥責其開門迎賊時臣民共萬人俱痛
哭求葬以帝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妃禮
亦有哭言求討太子大國者亦有求京城百官萬民
戴孝哭臨三日者廿二日至廿五六日則滿街徧捉

士大夫拘繫路人矣廿七日賊牛金星點名會極門
百官皆降伏賊據坐殿上受之責以負國用者從東
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列名部門外揚高冠鮮服長安道上
不用者從西華門出賊露駢首榜掠哀聲震地排馬五人一隊押繫劉
李二賊私寓各責數萬金刑死者不可勝計或輸金
未足則人仍以二健士挾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不
忍見四月初九日為劉賊繫者俱釋在李賊繫者仍不
釋二十二十三日吳將軍三桂有示大張四門說義兵不日入城凡
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殺官人故三十二頁

輔陳演為首餘皆勳戚十三早賊挾太子二王皆玄色

布衣行馬前盡撤群賊東行皆哭不願去殺之不能

止各城門只餘老弱數人而已把守道路清曠矣

問丞申佳胤既投井死侍御林蘭友時謫冷署素相

友善未就欽家人方遠哭一人毘盧杖錫排闥入愕

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死公視

我豈貪生係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當亦携手

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毋勿戚富貴子易得忠

臣子難得也願佳胤子煜日設位乎日未也索筆大

賊入宮後

闕賊李自成陷京師
翰林項煜

予里居日
右則據凌本增

書明捐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曰死為蓋臣
不負君恩于地下生圖見父即就鼎鑊而心安擲筆
大慟謂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收淚去有徐起鳳者
以傭書從佳胤凡十年佳胤沒後僮僕或散去起鳳
啼號拒次不少離賊從東門潰回欲肆焚戮佳胤子
煜掖太夫人奪門出童僕皆從獨起鳳請留曰俱去
櫬誰與守已賊果焚民居將及棺起鳳泣曰吾主以
忠死願勿焚賊怒鞭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為感動卒
不焚及居民外徙起鳳遍求里人在京者得鑄工朱

三
板桂等二十餘人昇觀出寄天寧寺故得全

清遇長安書肆見明泳化編命買歸書故高其價因
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賣去細問之乃駙馬翠永固
也清心識之曰帝塔皆豪華自喜渠知讀書即後死
闖賊難方知觀人必於其微

駕部金鉉于壬午七月晦日讀卮子記其後曰甲申
之春定戒進退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來遠而
弗滯外正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甲
申死闖難人始見之又鉉初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遇

御河輒留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不能舍何也竟投御河死鉉之死妾王氏與弟鏗俱隨母章入井南渡後但贈章恭人然不知王與鏗之死也

內監呂胖子忘其名闖賊陷京城駕部金鉉投御河死胖子見而歎曰公雖疏斜我輩不比乎人吾初亦怨之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欲遠我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從死已二屍並浮為一內監收掩及北兵入鉉諸弟往覓其屍惟亂骨二叢

耳遂並豪葬御河側

庚辰閩有平和生員金惟鎮忽得心疾盡薙其髮大
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屬誰乃書三字于壁
間曰大清國因言城內猶可城外不忍言又指其族
人曾慶曰有無限兵馬後慶果起兵從者從者甚衆
已敗死城外如所言

江

嚴州人錢廣居嘗為清言其全籍任邛人邀某曾令
陝之米脂縣乃闖賊李自成故里也自成叛後邊令
發其三世祖塋剖棺視之一棺骨生綠毛長二寸二

棺骨色如玉一棺骨生青毛長三寸已見一大蛇從
擴內出射之傷一目走後自成果以中箭傷其一目
亦異事也

癸未帝將祭廟國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
婦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又仲夏大雨沾
衣如血雷震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
諸銅器為電火所擊皆融融而成灰又有人見太廟中
鬼皆嘯呼而出

闖賊入京命諸臣俱于二十一日廷見是日百官畢

集象獨仰視大內淚如泉注四驛館復有回：使者
六人亦名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吾君知大
明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
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賊終莫能屈

疑入亦曰香... 圖

空米命... 注

香... 折

... 折

... 折

補遺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脩撰編簡修討張之奇劉世芳因侍定王誨讀掛翰林一銜從不與翰林爭是秋遣輔臣親藻德行禮藻德以庚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簡皆前輩不便既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者芳督庚辰同年也然亦變體

崇正初興化子衿袁靖通禪僧毒鼓于山下指天象語曰天遣齊黃輩下界不久將亂矣靖曰此皆建文故忠詐昔忠今亂者毒鼓曰彼積憤已久一朝下降

三垣書言 卷四
不為巨寇必為叛臣皆所不辭耳至甲申之變乃驗
姑蘇孝廉毛寬父忽于崇正五年若為鬼物所憑吐
謔語曰吾前身與而子前身為建文時守金川門官
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十口皆罹刀鏹久
欲圖報以其福力尚厚歷數世皆顯官今降而舉子
駸乎哀矣而吾徒近皆從天而下紛々圖報故我
亦乘間報而子將戕其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向
語無幾寬果死此侍御李樸為清言者

松江子衿袁燦若丁丑選^進士袁定弟先闖逆陷京師

二年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燦若問何議
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帝而已有頃一人
如帝者狀披髮伏帝地嗚呼因愆枉明高帝語之曰此事
非吾所能主當往問建文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
人曰代明者李自成否其人曰却又不是燦若蓋先
一年言之非附會也

天啟時給諫郭鞏為侍御周宗建所彈斥其通內及
逆璫魏忠賢用事屢遷鞏官至侍郎然鞏卒抗疏不
出忠賢怒勒令冠帶閑住鞏始末如是若答清一書

辭多委蛇初辟則遇改戎亦所應得時司馬楊嗣昌
為閩內道持疏求寬給諫姚思孝疏駁之他相左以

此

凌本有

從實錄寺人王著所撰也袁妃寔未與周妃同殉改

昔人謂柳芳唐麻皆本寺人高力士口傳故實而不覺躍然于王著

著亦有明

實與否慎

代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為自縊長公主雖為烈皇帝

手及絕而未絕改代後方卒而錄中乃指為砍死

于下嫁

嗟乎以若輩長

二事以槩諸事吾不知其名寔而事虛幾何獨懷宗

舉宮禁以概朝廷則諸事則

不少矣

昏禁圍諸
比說大實舊
事之本于龜
年當寺人確
于伶官而外
說若此

潛德徽猷歷述如掌內庭視外庭反晰故清特摘而

附三垣筆記後

存之取實故也今而後唐麻又為明麻矣其宋室孤臣之心也夫清跋

帝念農桑為民衣食之本于是詣壇耕三回已旋齋
宮宴群臣教坊司于丹墀前演戲承應雜劇帝諭典
禮甚隆何得諧戲為觀殊非正體命該衙門永革去
著為令帝每詣園丘祀天皇及地祇并朝日夕月社
稷等壇其預齋戒必親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秉圭
兢兢若神降臨然其敬慎若此帝英明篤學諸經史
畢覽書經大全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
明寶訓帝鑑圖說廿一史等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將
經廠印貯之書查進備覽又諭外庭書籍每月采買

工部以資御覽帝逢朔望及三六九昧爽臨朝以勤
勵自勉餘日講春秋書經四書二八日經筵與諸臣
徵引古道出語成文帝命武英殿中圖歷代明君賢
臣像于屏如賈誼董仲舒魏徵陸贄皆在又書誠意
正心四大字棟屏安置文華殿以資警惕熹宗懿安
皇后居慈慶宮宮在乾清宮外闕睢門傍今宮侍婢
設有管家婆管內事又設老成太監二員提督宮禁
帝惟逢后聖誕元旦令節方詣后前行四拜禮餘節
不入賀帝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青素袍望闕焚香行

四拜禮餘節不入賀設救護鼓二十四面帝播鼓三
下內外衙門齋肅不理事或蝕甚者諭諸臣直諫惟
脩己愛民為心以答天意

皇城內西有虎城一處內蓄虎一只傍有牲口房諸
禽鳥皆在帝至見猛獸食肉嘆云此孰非民脂民膏
乃能此無益以博觀玩可乎悉令除去

皇極殿傍貼匿名單一紙編九卿為二十四氣守殿
官獲單以進帝諭司禮監焚之勿令人見以全大臣
之體且明朕無疑於諸臣

陝西山西大飢京師旱帝曰皇天不言以象設教乃
 詣中正殿玉帝前率司禮監等官曝跪一炷香以祈
 雨澤次日風息雨霑帝曰雖得時雨然苗稼必損壞
 宜修己愛民庶可仰答上蒼乃發帑救賑各有差

帝念保姆陸氏恩厚賜訖即令出宮寧家永不許復
 入且日無蹈熹宗客氏故轍

曾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為金自汴梁覓入
 燕者歷元及國初無恙徐達下大都時封記宛然至

國破多散失不存聞者惋惜

凌本有

張獻忠破成都執蜀王
 張獻忠破成都行特科
 張獻忠破成都
 弘光末北兵南下
 北兵南下
 偽太子王之明
 北兵將至城外
 戒政既大鉞

右則據凌本增

成統既大歸
右則據說今增

凌本有

附錄

清閱南太常寺誌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均李
 妃生成祖則碩妃生訝之時宗伯錢牧齋謙益有博物稱
 亦不能決矣後以洪光元旦謁孝陵清語謙益曰此
 事與玉牒實錄左何徵但本誌所載東側列妃嬪二
 十餘而西側止碩妃然否曷不啓寢殿驗之及入視果
 然乃知李碩之言有以也惟周王不載所出觀太祖
 命服養母孫妃斬哀三年疑即孫出。清讀明興雜
 記見高皇埋毛老入于下河以守皇冊謂誕耳同年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給諫陸明管冊邀游後湖見黃冊溢架無耗者問之
書手咸云是鼠所皆白登架即伏死又云每日聞香
風過便知為老人之靈往不祭今祭矣方知雜記不
謬。慈聖皇太后喪內閣葉向高夫人入拜神宗側
立梓宮以待夫人方立拜未終神宗已跪矣內侍傳
聲促之夫人方跪神宗之孝謹如此。有一內侍犯
法走入大內巡城御史書硃票索之諸閣泣懇神宗
謂無是例神宗哂曰我弗能救也亟命押出。神宗
一日演戲為樂聞巡城御史呼聲亟命止弗歌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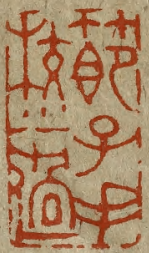
畏御史

豫王至城外
輔臣馬士英挾太后
江西直指黃澍
右三則據凌本增

三垣筆記卷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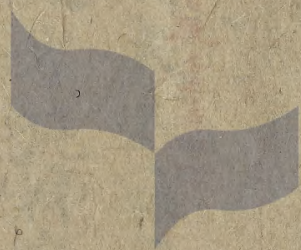
丁丑季春下浣又從凌子與茂才借得鈔本視此詳略迥異
同者僅二十九則已標識各卷上方其出是本外者轉有三十
七則之多爰與周本寫出各條彙錄一帙以為此本補編

浙 圖 書 館



吳縣文

三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五

五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登記號 002875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